

杨在葆,血总是热的

● 马信芳

惊悉电影表演艺术家杨在葆于2月13日逝世,享年85岁。这让我唏嘘不已。有“银幕硬汉”之称的杨在葆,自上世纪60年代在其成名作电影《红日》中饰演石东根后,先后在《白求恩大夫》《年青的一代》《江水滔滔》《大刀记》《从奴隶到将军》《原野》《血,总是热的》《双雄会》《代理市长》等影视剧中饰演各类角色。2019年,在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表彰。

杨在葆是我们徐汇的老居民,曾住五原路281弄。1984年,以《血,总是热的》中饰演罗心刚一角,获第四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第七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为此,我专访过他。多年前,受湖南街道之邀,为《一个历史街区的文化记忆》撰稿,杨在葆是所写人物之一。为此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1979年,当话剧《与无声处》被拍成电影后,剧作家宗福先和贺国甫又推出了新话剧《血,总是热的》。198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它搬上银幕。在数遍了中国男演员后,导演文彦决定由杨在葆出演主角厂长罗心刚。

可此刻以打斗搞笑为主的香港影片已开始冲击内地的市

场,而且有观众。所以,不少人劝杨在葆不要去演这个描写普通工厂生活的电影。那天晚上,刚拿到剧本的杨在葆不由轻轻打开,朗读起来。当他读到剧中主人公罗心刚的那段“没有退路”的精彩演讲时,他的热血好似也沸腾起来:“……我们搞了30年不理想,万一再搞20年还不理想,中国怎么办,没有退路了。同志们,我们只有和党同心同德,拼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来。否则,我们这些人再被打倒了,就不会有人再为我们平反了。有人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像一架庞大的机器,有些齿轮已经锈住了,咬死了,可只要用我们的血做润滑剂,这话已经说烂了,不时髦了,没人要听了,可无论如何,我们的血总是热的。”

真是掷地有声!“这是人民的心声啊!作为一个演员,应该拍这样的影片,我不会为了挣钱而演戏。”于是,他毅然决定接下这部戏。

这部电影是低成本,可杨在葆毫不懈怠,与往常一样,他用全心来演戏。而此时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员、杨在葆的前妻夏启英得了尿毒症。这对他无疑是最大的打击。杨在葆与夏启英是高中和大学的同学,两人相依相惜,互敬互助,感情笃厚。那天接到妻子生病住院的

消息,杨在葆自己描述说:“那一刻头就大了!”当时妻子的情况不好,但电影的拍摄不能停下。于是刚拍完一天的戏,他就急匆匆飞回上海,通宵不睡,陪着妻子,天亮后,再次飞回剧组。他说,即使倾家荡产,也要给妻子治病。剧组里稍有空闲,他就飞到妻子身边,细心护理,帮妻子梳洗打扮。因为化疗妻子头发掉了,他一根一根把头发收集起来。

在杨在葆的努力下,罗心刚,一个带领大家力主改革的国有企业厂长的形象脱颖而出。

1984年,金鸡奖和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的桂冠落到了他的头上。可谁能想到,当时他穷得连上台领奖的衣服也没有,临时在北影厂旁边的地摊上花1元零5分钱买了件黑色短袖T恤,就去济南领奖了。对此,他毫不介意,甚至引以为荣:“没什么好丢人的,我是一个诚实的劳动者。我就是穿着龙袍,也当不成真的皇帝。我最看重我的事业,从不拿自己的事业开玩笑。”

当天晚上,从颁奖晚会回到宾馆,杨在葆写下了自己最真实的心声:“我在银幕上塑造的人物的形象,如果活在了观众心里,这是对我最大的奖赏,我才算是一个有了艺术生命的演员。”

遗憾的是,杨在葆终于无法留住妻子。火化后,他把她的头

发和自己金鸡百花奖的奖牌,一起放到了妻子的骨灰盒里。在我的面前,他就是这样一个感天动地的男子汉!

此刻杨在葆对我说的那句话又在耳边响起:“人生就是一幅自画像,关键的几笔不能画歪了,不然就不好看了。演员更是自画像,欣赏什么追求什么,往往是他塑造形象的准则。我不会为了挣钱而演戏。文艺作品应该弘扬民族优秀的精神,而不是一味追求金钱。市场大潮面前,我没有办法,但我同流却绝不合污。”



篆刻

黄志斌

桂苓苑

刊头书法 瞿国平



■ 端午(现代重彩画)

黄雨金

华兴坊在老闸北的浙江北路西边,北靠华兴路。坊内,东西向有四条弄堂;南北向有两弄,其中,小弄贯通三条东西向的弄堂,大弄贯通四条东西向的弄堂,且在华兴路上有一个很大的弄口。

这一带是老闸北的核心区域。华兴坊的东南面有晚清时期上海有名的公共娱乐场所“徐家花园”(即双清别墅),此处是中国最早(1896年)公开放映电影的地方。在华兴坊的南面,即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七浦路口,是英美租界会审公廨新厦,俗称“新衙门”。英美租界会审公廨根据上海道台和英国、美国驻上海领事订立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经清朝总理衙门和外国公使团核准,于1869年正式成立。1899年9月18日,会审公廨从南京路移至此地。会审公廨曾审理过章太炎、邹容、黄兴、陈天华等案,在近代上海产生过重大影响。民国时期,此处改为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1949年8月11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在此(浙江北路191号)宣告上海市人民法院成立。从华兴坊沿着浙江北路朝北走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上海北火车站,再向南走十来分钟,即可越过苏州河上的浙江路桥,到达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方——南京路。交通十分便利。

1907年11月16日,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第一所专门培养体操人才的一所学校中国体操学校在华兴坊成立。

1924年初,上海书报流通处在华兴坊成立,主持人是董受之。此书报流通处明面上主营书刊代购代送等业务,实际上是上海书店分销进步刊物,有10余名流动供应员骑车到各学校、工厂推销,《向导》周刊每期可销售2000余册,《中国青年》每期可销售三四千册。1925年7月,此书报流通处才停办。

1925年2月,华兴坊25号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成员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工人为主。1925年5月30日,南京路发生了英国巡捕开枪打死抗议学生及群众的惨案,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参加第二天的示威游行。5月31日上午11时,工人们先在华兴坊的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集合,再去南京路参加示威游行。大家都自己出钱购买白布、纸张来制作标语,贴满南京路的各大商店的玻璃橱窗,巡捕房只好开来大批救火车,试图用高压水龙头冲散游行的工人、学生。当英国巡捕出现时,大家都迎上去战斗;当印度巡捕过来时,大家就请路过的印度人翻译,叫他们不要打中国人,应该和中国人共同反帝。许多印度巡捕被说服,用简单的中国话回答

“马马虎虎”,不再用木棍打人。

惨案发生后,6月1日,中国共产党就决定创办《热血日报》,6月4日,《热血日报》即正式创刊出版——从筹划到创刊只用了短短4天。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创刊号的报头由瞿秋白亲笔题写,他一共写了3期;从第四期直至停刊,报头都由何公超题写。编辑部成员有瞿秋白、沈泽民、郑超麟、何超公。《热血日报》是一份半公开的报纸,其发行所和通讯处是公开的,标明“北浙江路华兴坊56号”,但其编辑部和印刷所是保密的。其实,《热血日报》的编辑部就设在华兴坊中一间破旧的客堂里,房间中仅有一张长桌和几条长板凳,别无它物。《热血日报》设有《本埠要闻》《国内要闻》《国外要闻》等专栏,稿源大多来自读者,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下,《热血日报》的发行量越来越大,到第十期时就超过了3万,超过了具有10年历史的《民国日报》,这就引起了巡捕房的注意。1925年6月28日,报纸被强行查封,承印该报的明星印刷厂经理徐上珍也被逮捕,还没有发出去的2800份报纸被没收。《热血日报》被迫停刊,前后共出版24期。华兴坊今已不存。

华兴坊,五卅运动中发出正义之声

——《热血日报》社遗址

红色弄堂

(节选)

作者 张晓栋

HONG SE LONG TANG